

滑稽信徒

王理堂

某省城內。有一座大禮拜堂。每逢星期。男男女女。老老幼幼。到裏邊去祈禱的。不計其數。旁觀的人。交口稱讚。都羨慕這教會興盛。教中的人。也都歡歡喜喜。替教會前途作無量祝。這天。又是禮拜日。衆教徒陸續而至。坐在會堂裏面。男的和男的一起。女的和女的在一起。都誠誠懇懇的。準備着祈禱上帝。鐘點到了。衆教徒也都來了。內中單少一位極信仰上帝的少年。因此會堂中人。不約而同的懷疑起來。那位老牧師就問衆信徒道。諸君可知苗人鳳今天怎麼沒來。

衆信徒有的答道。不知是什麼緣故。有的道。我昨天在外邊走。看見一人。彷彿就是他。老牧師坦然無疑的道。我想他不是有病。便是不在家。就使在家。也必有特別事故。不然。像他那樣歸向主的人。不會有一次不來做禮拜的。衆信徒都道。我們也是這樣說。

丟過這邊。這少年便是苗人鳳。乃在教會裏面。負有鼎鼎大名的。一個新教徒。他今年二十二歲。生得一表人材。幼小時候。曾讀過幾句本國書。也曾讀過幾次的外國字。因而就得個「學貫中西」的徽號。當幾個月前。人鳳合該露臉。不知從那裏弄到一本「克魯泡特金的思想。僅僅讀十幾頁。已覺得夠用。想起「大家」二字的名稱好。也不管通不通。便豎起大拇指。搖幾搖身子。自命「社會大家。」從這時起。逢人便說。道德。法律。政府。宗教。都是束縛人自由的東西。我們要推翻他。在這幾條裏。對於耶教罵得更利害。他說。天國。魔鬼。三日復活的話。絕對不可靠。況且那奉教的人。那一個不是滿嘴耶穌。上帝。一心柴米油鹽呢。去今到五個月前。人鳳有一次從禮拜堂前經過。聽裏面的唱歌聲。轟天價響。猛一高興。跑進去望望熱鬧。見許多信徒。人人捧一本「讚美詩」在那裏硬着舌頭。「耶穌愛我。我愛耶穌」的唱。心裏於是好笑。等他們唱完。又猛一高興。登台演說起來道。耶穌教雖是個好教。

(未完)

(未完)

本報星期增刊徵文
 本報星期增刊按期刊載各種特號先期預告讀者倘荷以佳作見惠不勝歡迎刊出後每篇分等致酬概贈現金(一)一元二八角(二)六角(四)四角(五)二角特別佳作另酬不在此例不受酬者請于稿末注明每篇字數至多五百為限以有趣味者為貴篇首題目須就原稿刻成木懸榜書寫清楚來稿不合恕不登還抄襲家幸勿惠顧稿寄本報對面附明星期增刊編輯部(附告)第四期增刊為聖誕號第五期為年號

中華民國十一年十二月十四日

壬戌年十月廿六日

星期四

小說日報

名
明
西

徐枕亞 編輯主任 許廬父 嚴芙孫

第二十號

◀分三洋大售張三日今▶

本設上海交通路一百三十號華書局
社立海通中百十清書內

電話中央六五七九號

印者明刷 上派路八 海克中十 所印光刷 九號

本報廣告刊例

封
面
長
行
三
行
起
碼
每
日
每
行
大
洋
六
角
中
縫
同
普
通
長
行
每
行
四
角
後
幅
短
行
每
字
四
釐
長
期
面
議

定報特別贈品

定閱本報一月大洋九角三月大洋二元六角半年大洋五元贈清華書局廉價購書券一張(可用一年)全年大洋十元贈清華書局廉價購書券二張(可用二年)此項廉價券利益極大既屬刊性實存報無限制持券購書批發以首尾完全之報務祈速預定勿貽後悔是幸外埠匯兌不通之處得以郵票代價實足通用寄費並不另加

定閱本報諸君鑒

本報對於外埠定閱諸君逐日郵寄並無一份遺漏茲疊接諸君來函多有未曾收到之報以致殘缺不全此係郵局遞寄時遺失實非本社漏寄此後倘有未收到之報請來片示明號數本社倘有報當即補寄一份俾成完璧特此通告即希公鑒

本報徵稿

本報稿

本報無論何欄均可投稿海內外同文如以鴻著見賜竭誠歡迎特訂條例如下(一)短篇小說以千五百字為限(二)雜俎每則最長不得過三百字(三)愈短愈妙(四)酬報分甲乙丙三等甲每千字四元乙每千字三元丙每千字二元(五)附注篇末(六)來稿概不退還其附有郵票及受酬者須開明住址簽名蓋章須與寄稿時相符(七)如有抄襲之稿為人告發酬金即轉贈告發之人(八)來函關於稿件者書面請寫明小說日報編輯部收以免與他種函件相混

裝訂成帙者不在此例(六)酬金每屆陽曆月終向本社會計處領取簽名蓋章須與寄稿時相符(七)如有抄襲之稿為人告發酬金即轉贈告發之人

中華郵務局特准掛號認爲新聞紙類

本報特別啓事

本報登載各稿均有版權不准翻印及轉載

本報組織寒俱樂部每期徵文題目只有一個請應徵諸君各就所長或做小說或撰諧文爲或筆記詩詞劇本和其他種種文字均可投稿（例如第一期題如消寒俱樂部諸君任作何種文字均以消寒俱樂部爲題是也）因日內頗有馳書詢問者合亟解釋如上



小说话

小說日報續出感言

鈕農

小說雖爲稗官家言。然世俗人情之鉅砭。掌故軼聞之流傳。通俗教育之普及。常識世務之導達。亦有賴於此。矧今商界藝徒。青年學子。每於課業餘暇。無所消遣。乃或馳聘於遊戲之場。或爲賭博挾邪。甚至視耗財傷身之處。爲消閑解悶之區。世風至此。良可慨嘆。苟得有趣味良好之小說。於無所事事之時。藉以解寂寥。求興味。既寄情於此。尙何心念及其他。小說之功。誠非鮮也。近年以來。小說雜誌。又復風靡於時。卽海上月刊旬刊週刊。無慮十餘種。然閱者購讀一期。短者數小時。長亦不過數日。必能讀盡。俟下期之出。又須盼望數日。此數日中。仍不免作其他消閑之事。猶之無益也。如能按日發行一份。則每日數小時之閑。可以消磨於此。計無善於此者。曩年雖有日報之刊行。奈停版已久。我人望其續出。實如大旱之望霓雲也。今吾師枕亞。暨盧父美孫兩先生。復將小說日報繼續發行。諸先生之文章。早爲時

本報代派章程

本報代派章程

本報乘時輻起爲出版界放一異彩材料豐富趣味濃厚與他種日報性質完全不同出版以後風行可卜各埠派報社來既熟接每屆陽曆月終結算不得拖欠(如滬地有妥實商家担保則第一月亦無須先惠報費)以上四五折概以大洋計算寄費在內報費先惠一月俟往者而設凡介紹親友定閱本報至十份以上送報一份二十份以上者送報二份餘類推此惠報限以定報日期爲準

(一)承銷辦法本報每日出三張定價大洋三分星期刊隨報附贈零售

(二)介紹辦法此項辦法專爲各埠同志愛閱本報

之。果驗。處如嬌花。大喜。召福至。欲與婦爲友。福面赤。懼于威。不敢拒。親王與語。福大喜過望。作鸞鸞笑。歸告婦。婦無難色。視以爲榮。親王於賜第側。築金屋以貯婦。日與綢繆。無旦暮。不數日。福撫鄒之命。赫然而下。闔宅偕行。獨婦留都中。福抵任所。貪得罔厭。賄賂公行。通省僚屬。靡不受其荼毒。此長髯翁。方任嘆陽令。殊強項。不奉命。福惡其抗己。登諸白簡。欲發往車台。翁彌縫得脫。僅以身免。福以王力。聖眷日隆。尋擢四川將軍。親王薨。毓朗携婦至成都。福一日行香歸。途經草堂寺。側有小樓。臨窗一少婦。姣好尤過其媳。饞涎欲滴。使文巡捕探之。收作妾媵。歸報。知爲長髯翁幼媳。限文巡捕半月呈獻。否則參革無赦。文巡捕懼。謁翁。威逼利誘。莫能如願。事爲福媳知。撻酸竟死。福懼。寢其事。而滿城風雨。孺婦盡知。翁媳憤。雉經而死。翁愧對亡媳。憤不欲生。思有以報之。淫威之下。力莫能敵。正愁楚間。子由南洋某島歸。以開鑛得資。已百萬矣。方思面而團作富家翁。安享家庭之樂。知婦慘亡。一慟遂絕。翁懼此奇禍。萬念俱灰。又以文巡捕懼翁報復。日思中傷之。爲避禍計。以家產之半。捐入善堂。携所有建室於此。成都人士。咸莫知翁之所在。明年光復。福闔宅遇難。毓朗夫婦。先期他往。遂未遭害。窮困無聊。幾成餓殍。繼悉打箭爐。有旗籍某。領一軍。負固與民黨宣戰。勢占優勝。喜往依之。徒步行二月。方抵其處。則某知偏隅不能逆大勢。已繳械他行。毓朗夫婦。既所投不遇。牛衣對泣。丐食返成都。仍莫能駐足。輾轉滯涪陵。翁知之。大喜。亟溯江西上。至則毓朗已病歿於逆旅。婦方求棺衾莫得。予以金。令葬其夫。婦欣然相從。遂携歸。白髮紅顏。食同席。宿同衾。形影不離。相愛甚於魚水。竟莫知翁操何術。而令此婦顛倒若是耳。子聞舟子言。爲之唏噓不已。明日解纜。遙望垂楊深處。一角朱樓。宛然圖畫。昨夕之月下簫聲。猶依稀在耳也。

海天情夢

(三) 英國泰岱爾原著
許廬父譯

且曰。夢果無靈。胡一再。而三四。其兆皆同。女乃信之。而哀思之情。迄未稍殺。越一年許。而祖父所賞之少年耗美者亦至。耗美爲人。初無大過惡。惟天資刻薄。喜上人。以是爲母所輕視。而母性靜嘿。寡言笑。惡交際。彼嘗自言惟克魯斯博士者。與彼爲同調。故除博士外。亦無第二人爲彼密友者。而自親情及關係論之。則耗美之堪爲其夫。殆爲必然之理。與當然之事。故不久而吾母竟以祖父之命。與耗美爲婚于西印度。……克魯斯聽至此。則撫膺而歎。似雖枯寂之身。久遠之事。而猶未盡消其妬意者。女郎又曰。顧吾母與彼。即非甚惡。而亦未嘗有深切之情感。且耗美好色。多外寵。喜治遊。尤爲母所鄙夷。凡人之情愛。如逆水行舟。不進即退。敷衍之情。決不能以持久。始耗美貪祖父財。尙竭意言歡。冀聯絡吾母。以得其資產。未幾。而祖父死于西印度。產入母手。乃漸爲耗美侵蝕以去。及產既垂盡。而耗美之情。亦漸見虛僞。非第虛僞。久之。乃日見冷落。而吾母遂爲所棄捐。……女郎言時。若不勝其悲憤者。克魯斯則力握雙拳。似目中有耗美其人。將欲捉而扶之。而女郎乃長嘆而言曰。時距結婚之時。五年有六月矣。而耗美卒欺母懦弱。無能爲。遂與離婚。母雖力懇取消其議。卒以無效。於是母乃獨居於西印度之小村。時則已孕我八月矣。不久。即生余。母幸有私蓄。堪資敷衍生活。含苦茹辛。撫余至於成立。余今亦十九年矣。……克魯斯聞言。則默憶別後之歲月。屈指計之。而慨然曰。果然果然。今爲二十五年矣。女郎又曰。嗣後余以母力。得畢業耶路斯梵大學。年來薄有所著。而母復苦念故鄉。久思返國。今茲余適以師長介紹。來英倫掌教。且爲某報記者。余始奉母以回。……克魯斯驚起曰。若母同若來。而彼。……女郎泫然曰。此尙未知。而大抵無慮。

小說

月下箫聲

徐哲身

王子秋。子彈鍊錦城。得家書。婦病促歸。買舟東下。夜泊落箭坡。距八陣圖十里而近。心潮澎湃。卒不成寐。推蓬起視。碧天無雲。月色如洗。遙聞簫聲。出林際。音韻清絕。令人魂銷。心好之。命榜人移舟近岸。蹤聲往。荒葛冒塗。莫辨徑。行里許。茂林中隱有院落。近臨之竹籬圍杏。溪水橫流。荏草如茵。香花撲鼻。逡巡未敢入。攀扉一望。庭際一龍鍾老翁。髮如銀。髯長過腹。斜倚短榻。旁坐少婦。年可二十有四五。修眉皓齒。婉妙莫倫。握洞簫流目送盼。翁則橋婦肩。傍婦頰。極意溫存。愛好之情。觸予懷抱。少頃。簫聲復起。翁以履點地。舉頭望月。凝神而聽。良久婦棄簫。首歛翁懷曰。昨宵貪看月色。夜涼露重。骨酸欲眠。盡去休。翁領其首。婦扶入內院。子疑孤處僻野。絕無居鄰。得毋鬼乎。恒怯而返。以所遇詰舟子。笑答曰。烏得有鬼。婦籍隸鎮黃旗。去年今日。猶是現任成都將軍之家媳也。將軍福其姓。開春其名。先世有殊助。未弱冠。授爲散秩大臣。事聲色。喜大馬。宛然一裙屐少年。未治政務。爲廷臣所不喜。以故浮沉郎署。近二十載。佗像無佞。子驍郎。年少風流。娶那爾達公府女。卽吹簫之少婦。美而淫。子歸三月。伉儷彌篤。閨房媚態。勝於樂籍。毓郎銜命趣蒙古。婦與福通。新臺之醜。徧傳遐邇。親王碩布聞其事。走倅歐

大 二 廉 三 價
集 集

吳縣周喬年先生筆墨高古山水尤爲擅長曩在北京名噪一時聲價之高無出其右今來滬上世有畫癖者幸注意焉茲附潤例於後 扇冊三元 立幅三尺九元 四尺十二元 五尺十六元 六尺二十元 收扇處上海各大扇莊 介紹人龐萊臣趙子雲嚴美孫

是書原名捧打鴛鴦錄
爲枕亞長篇說部中第
三傑君經先生契友俞
天憤君逐著加苦心孤
閱者興趣著加苦心孤
詣痴情徵文託紅樓評者
探幽抉微文筆絕類聖
歎嗜痴語君盡與乎來

▲定價六角

▲洋裝一册

發行所清華書局

誠歡迎
本樓電話中央九七〇

古越蔣著超先生今之詩學
大家也先生曾著有蔽廬非
詩話一書久已膾炙人口端
倪曾披露于民權素後乃印
成厚本發行以來風行一時
此書現歸本局代售書刺無
多購者從速

▲定價五角
發行所清華書局

吾友東越許廣父性奇慧好古文不讀秦漢以下書沈酒左孟莊騷之學得其神髓今倦游返寓
無以活而文亦益工余憐其窮而佩其文之工也強之粥文爲定潤例如左 壽文 祭文 各一
百五十元 傳記一百元序文四十元 跋語二十元 小品每篇五元 聯語長聯二十元 短
聯五元 小說文每千字五元 白話每千字三元 駢文詩詞及新體文均不作

譚維	湖	人	乘	將	得	集	聲	天
著	於	印	●	藝	本	十	其	嘯
聯	蘭	日	粵	卷	書	餘	十	先生
語	閣	話	西	二	要	萬	年	爲
偶	簡	記	遊	今	列	精	來	生
錄	一	詞	卷	記	筆	下	新	介
	束	鴛	三	天	記	文	舊	弟
雀	鴛	鴛	說	涯	懷	一	得	淵
牌	弄	夢	部	淪	盧	厚	意	枕
觴	輸	劇	本	落	吟	冊	之	亞
政	餘				集	茲	作	金
								石



本書宗旨排斥金錢勢力發揚獨立精神言情已造高峯警世尤稱良鐸得此一編玉梨魂且瞠乎在後遑論其他全書十餘萬言▲洋裝一冊▲定價六角發行所清華書局

余識海處徐子天嘯枕亞昆仲於海上載於茲矣天嘯擅鐵筆所
刊金石諸章上規漢枕亞則以小說鳴於時每出編遐邇風行願
其人皆恂恂儒雅與人言訥若不出諸口世以方陳氏二難良非
過譽著述餘暇尤喜臨池其書法亦相伯仲蓋能蒼渾晉諸賢之
長而參以己意者過庭所謂愁針垂露之異奔雷墜石之奇鴻飛獸
代定偶例如左

丈二	闊額	每字二圓	以一方尺爲度過則遞加
丈二	闊額	每字二圓	以一方尺爲度過則遞加
橫幅	整幅同堂幅	半幅同屏幅	五尺一圓 四尺一圓
如須聯述者亦可面議	金箋加倍劣紙不書磨墨一成	天嘯金	
已未立春日天台山農訂			

雲壤之判因兩梓以行世用公同好此書用筆深入顯出意在言外然皆割絕文義不堪廩目識者恨之今本局竟得此書最初石印抄本與翻本情文有
 推崇此書可謂至矣而此書價值亦概可想見也茲已竣洋裝精訂六巨册欲為名著廣流傳僅定兩元之價書印無多購請從速
 ▲全書六册定價兩元
 ▲特價六折一月為限
 ▲外埠加郵費一角七分
 發行所清華書局

雙雲記 (九)

松陵趙眠雲著 海虞雙熱評

然則由前言之。似淹滯南。不早得其營救之力。為事機之不順。由後言之。非某撫軍特疏奏留。辦理積案。盛稱其才。則朝廷未必特加器重。疏救李長年。亦未必遂有效也。先是。祝子長之請救於其座主汪侍郎也。侍郎亦言此事若金健若在京。必能為之竭力營救。他人雖有志。無其膽略。不能為也。惜金公一時未得返云云。至某相國之不敢終抑其所上之章也。因雲南某撫軍有書致相國。述金公辦案經過情形。至詳悉。深致欽佩之意。謂異日國家當重用之。相國前曾以事得某撫軍之助。極內外交好之誼。故此不得不讓步者。半以撫軍故也。綜合以上觀之。則金公雲南一役。正李壽門借力之處。從前切盼其歸。至恨其歸之不早者。實不知種因結果之複雜有如是也。天下事雖謂大半皆操之無形之天。亦何不可者。怨天尤人。固無所用其自擾矣。金公自救李長年。直聲震朝右。凡在朝京官。紛紛多來攀附。勢利之場。固如是也。金公胸有成竹。成淡然視之。此固無待言者。同列又探知金公有子。將及成童。貌既幽秀。又嫻文。以為將來必成大器無疑。於是又有一般媒妁。以聯朱陳之好為請者。金公謂我輩旅京師。家又甚貧。小兒年尚幼。聯姻之事。姑從緩談。來者皆掃興而去。金公有契友某。亦勸金公。今某尚書有愛女。願與公子聯姻。似不當却之。公笑曰。齊大非偶。鄭公子忽尙知之。而謂我金乾惕反昧之乎。雖在尚書公為下交。人且笑我為趨勢而援上乎。非在下位者之所宜出也。幸為我婉謝之。觀於此。則金健若有古人之風。不愧真讀書人。後世眼有炎涼。胸懷冰炭。薰人俗氣。充塞兩閒。使聞金公之所為。能不婉謝之。孟子曰。人有不為也。而後可以有為。斯言益信。此乾坤正氣。雖在昏亂之朝。叔季之世。必有存者。蓋未嘗一日息也。或誠忠義之士。或鍾離逸之流。或抗志不阿。觸罪在所不恤。或孤行一意。激烈喪我軀軀。要之皆正氣之流行鼓盪。而不能自己者也。金公砥柱中流。豈偶然哉。

評

雙熱曰。此回敘事極迴紆屈折。好在信筆寫來。隨口說去。一錢相貫。一絲不亂。所謂看如平淡。成亦艱辛者也。金公之直聲。難能可貴。金公之友誼。更是難能可貴。快人快事。閱至此。當為之浮一大白。

第六回 訂婚

初金公之方歸也。即欲重賃寓所。李氏以暫可不必。挽金公仍寓其第。金夫人先述寓居此間情形。及李氏如何厚待情形。並及子龍瑞與李氏女子同師伴讀情形。龍瑞見父後。即言李壽門伯父之冤。須大人援救。李夫人率其女公子倩雲與金公相見。泣述被誣遭難狀。金公一一慰之。並力任上疏申救。此初歸時之情形也。及疏救得報。李壽門出獄。舉家慶幸。拜謝金公。金公謂此分所當為事。何用謝。祝師子長。前未識金公。既相見。談天下事。間及文章亦相得。惜勿將別。因川中促歸。父方寢疾。急欲見之故也。金李二公送之。謂後會有期。祝君遂去。雲倩雲讀書。亦不再延師。壽門暫自教之。方籌畫歸計。且亦不便出門酬酢。故有暇也。然終以執執失志。更何心兀坐青氈。金公遠役初歸。自多俗事。矧故舊紛來。晉接周旋。終日不得閒隙。頗以為苦。蓋雖淡於名利之場。而交際之禮。究不可廢也。李壽門夫人。對於金雲士公子。早有射雀乘龍之意。此在壽門未遇禍前已然也。

(未完)

盧父小說百範 預約售

此書集許先生新舊名著計百篇都數十萬言先生手新舊文學各種小說無不兼長此書所選每篇各別一體不但作優美小說讀之可為初學小說之範本現由沈亞先生代為編次華民國十二年新曆三月出版定價洋二元預約只收六折實洋一元二角郵費在內預約期滿出版前十五日為止內容及書目容再宣佈

總發行所交通路清華書局

明兒一早。還要送他到學堂裏去。今兒很想十點去休息一下。橫豎我明天還來找你。有話再談罷。子才見留我不住。只得由我走了。便有娘姨們。替我披上馬褂。帶上帽子。我和衆人。招呼一聲。便出了百花底。自回永泰睡覺。心虛却睡得和泥人一般。一點沒有曉得。我怕次日失睡。便吩咐阿唐。敲過七點鐘。就得喚我一聲。阿唐應命。到了次日七時。心虛早先起身。我也聽得聲息。問心虛什麼時候。心虛回說。七點已經敲過。要我快起來罷。我也不敢懈怠。立刻跨下床來。洗漱點心。諸事完畢。已有八點光景。我和心虛都走到四馬路蕙芳茶店門口。趁電車到老拉坡橋下民國法政專門學校內。我先看那房子。到是一所三層樓的洋房。門口就是號房。一個油頭滑臉的人。坐在裏邊。寫什麼東西的。就先問了一聲。這裏的辦事處在什麼地方。那人聽了。立時板起面孔。問道。作什麼。你們可

上海近十年目觀之怪現象

東越許盧父著

是來進校的。我見他那副神氣。不覺暗暗好笑。便把來意說了。那人聽說是補考的。便朝我和心虛打量了一回。說道。等一下罷。我道。等什麼。難道你們校中沒有辦事人麼。那人聽了。朝我飛了一個白眼。惡狠狠的說道。你就等一下子。也不見得荒了什麼公事啊。我見他這般無禮。真是又氣又笑。想着不犯和他們計較。也就付之一笑。便和心虛倆在門口踱了一回。只見靠樓梯邊板上。掛着一塊揭示牌。我便走將過去。看了一看。見上面貼着許多告示。有的是改變課程的。也有教員請假的。只有着末一條。條幅最大。說話最多。我就讀道。本校學員。均係中學校以上畢業。富有自治能力之人。本校特探東西洋最新制度。對於學員無論何種行為。概取不干涉主義。此為本校尊重學員身分人格起見。請勿誤會。特此通告。我見了這一條。不覺失笑道。倒也爽快直捷。將來這校中笑話。

上海近十年目觀之怪現象

東越許盧父著

和心虛料道是來和我們講話的。只得立了起來。將他歡迎入內。肥人先放下冷冰冰地一張面孔。問道。你們是來補考的麼。我見他那傲慢的形狀。也懶得和他招呼。便指定心虛說道。補考的是他一人。我是他的家屬。送他來候考的。那肥人聽了。朝心虛瞪了一眼。問可有中學畢業證書沒有。心虛忙說。有。我已帶了來了。說時。從袋中掏出一個西式信封。信封裏面。便是證書。給他瞧過了。那肥人忽然露了一點笑容。說道。你姓顏啊。我道。是的。這證書上現寫着名姓籍貫呢。肥人聽了。朝我瞪了一眼。似乎嫌我多說的話。看那大模大樣。在主席上一屁股擺下去。將那證書仔細瞧了幾遍。嘴裏不曉得說點什麼。但聽他噤噤咕咕。翻了一陣。方才點點頭兒。說道。這裏的考試。早已過了。既有這證書。可也不必考了。明兒就來進校罷。說着。他就立起身。將證書拿在手中。緩緩

●許子寓言

塵父

劍・濡・

余曰。疑天下無此異數。
幽夢影曰。目不能自見。鼻不能自嗅。舌不能自舐。手不能自握。惟耳能自聞其聲。余曰。多聞則多惱。此人之所以多惱也。

● 幽夢影補

塵●父●

●千家詩考證 (三)

劉禹錫紫陌紅塵拂面來一首。原題自朗州至京。戲贈看花諸君子。俗本只作戲贈看花四字。則劉郎去後。語意不明。

韋應物滁州西澗詩。唐詩別裁引何良俊曰。大清樓帖刻。有韋公手書。第一句作澗邊行。第二句作尚有。

黃梅時節節家家雨一首。乃趙師秀詩。師秀爲永嘉四靈之一。坊刻作司馬溫公詩。非也。

乳鴨池塘水淺深一首。原題初夏游張園五字。坊本只作夏吟。非也。詩爲戴石屏之父戴敏作。坊本署戴石屏。亦非。

半月刊 定於十一月初一日出版

（編輯部同人合影）（鈍根・豁公・子褒・芙孫・小鱗・）

粉菊花之便裝及天女散花
梁相樹許奏雲二先生祝詞
童旭滄先生祝畫
西游風景兩幀
綠牡丹之本來面目
鄭健廬先生題詞
姚方定先生祝詞
甘篁公先生題詞
張丹斧先生題詞
豔娘金香
花國總統琴厠

心聲.....王鈍根
鄉門教育.....何海鳴
鄉老兒上海游記.....張冥芹
貧富鄰居.....貢少芹
京漢途中之迴憶.....馬二先生
評王又宸程艷秋之四郎探母.....蘇少卿
游杭一日記.....陸濟齋
沙場互市.....貢芹孫
懸鐘慘史.....王徵之
官場雜詠.....鄭子襄
心聲俱樂部.....鄭恪夫
心聲辯.....嚴美孫
淞濱殘夢錄(長篇小說).....

表是做什麼用的.....劉豁公
奇遇.....劉漱石
情之研究.....劉塾東
陰間底無政府.....許厝父
夢珠憶語.....黃懺
釋婿.....王后哲
半打女兒.....鄭恪天
餞春(劇本).....金碧鮑
介紹醫士的專門大家.....晚香館主
越問答.....社員
補白:冥飛梅花館主恪夫改廬等雜作二十餘篇

總發行所
心心照相館
上海南京路望平街口八十二號

孫 紀諸君欲保
 緯 念健康欲
 才 品染者請
 剪此廣告
 附加郵票四分寄至上海
 法界八仙橋德行里孫緯
 才處當即奉上（最新實
 驗衛生法）花柳病消滅
 （法）各一冊使君讀之
 必得健康幸福敝處專治
 新淋老濁梅毒各種新藥
 每針一元 功大効速
 立可斷根
 孫緯才 每針
 新法醫 一元
 花柳病 一元
 新淋 老濁 梅毒 下
 疳橫痃 均用德國
 特効新藥無痛注射 每
 針一元 功大効速立
 可斷根 〇診
 察所法大馬路八仙橋德
 行里一號



藝林

衡九親家林先生六十壽序

往歲於役杭州。以茅君雲章之介。獲交林生。紹。林生長於詩。喜與文士交游。時方肄業於浙江法政專門學校。與予屬密邇。因得時相過從。每與議論平生。暨考求古今文章之得失。輒能自發其思。而不悖乎古。竊心儀之。以為後起之秀。旋林生畢業歸里。其尊人衡九先生與予有兒女親。而林生之蹤迹遂疏。然歲序令節。輒通尺一書來訊起居。於古朋友通問之義。蓋未嘗或缺也。今歲春王正月之十七日。為衡九先生六十覽揆之辰。邑中士夫。將謀所以稱觴之典。而郵書五夫。問序於予。予維壽言之作。於古無徵。自宋景濂以壽序入集。後世效之。遂成風氣。觀其所作。大抵甄叙行能。敷陳家世。浮詞溢量。於古君子贈人以言之義無當焉。予與先生。雖未嘗謀一面。而其植行積學。得於林生者。猶耳熟而能詳。其敢以不文辭。按水浮橋林氏。為吾邑望族。其先蓋出於閩之莆田。自元代之季。避亂遷甯。迄今歷數百年。繼繼繩繩。被服儒素。長材秀民。往往出焉。先生少承家學。與古為徒。孝友之聲。著稱於鄉里。蓋先生幼失怙恃。有兄弟三人。先生序居三。賴其長兄暨女兄鞠育成人。兄弟之間。肅如穆如。終其身未嘗有間言云。顧數奇。治舉子業。數不利於場屋。中歲嘗屏棄所業。質選海上。倚然不以名第介意。性慷慨。好施與。遇戚友之貧乏者。有所求。輒量力助。嘗有同事某。艱於嗣謀。置妾無資。先生心憫之。慨然貸以千金。不責償。其任俠好義。樂成人之美有如此。旋以營業不利。歸隱里門。以授徒自給。時家道稍中落矣。而先生性復疎簡。不善治家人生產事業。賴德配虞夫入持持門戶。俾無內顧憂。內助之賢。人並稱焉。比年來先生暮景日裕。形貌益豐滿。里中有讌會。非先生不至。蓋先生豪於飲。而又健談。周旋樽俎。雖竟日無倦容。人以此樂與之游。有子二。長紹祖。畢業於浙江法政專門學校。歷任浙粵法政要職。以詩文鳴海內。著女三。長適不邑袁。次紹業。經商。有聲。子令濤。女孫一。尚幼。椒衍瓜綿。三世同堂。福壽蕃祉。方與未艾。吾於是歎林氏世澤之長。而先生得天之厚為不可及也。予與先生有兒女親。承同人之屬。不敢為世俗虛美之談。因略述先生之生平。實言之如此。以見獲壽保年之非偶然焉。是為序。

無名女子詩

寄吟香二姊
口口坐恐俗人見。隔幙口遮花影雙。恰口口口真妙法。花間啓個小圓窓。
嫩寒如水瘦人天。香淡蘭花兩鬢煙。玉尺金針雙妙具。養成雛鳳總翩跹。
▲梧月山房聽香六妹鼓良宵引琴曲

野乘

傳善祥別傳

傳善祥。金陵奇女子也。年十七。未出閨一步。故生天生麗質。人罕有知其美者。清咸豐間。廣西洪秀全楊秀清。起兵金陵。由武昌沿江而下。直薄金陵。兩江總督陸潤庠。不嫻軍旅。守禦乏策。女知省城必不可保。治容誨淫。心常凜凜。私將衷衣嚴密縫緊。又藏小匕首一柄。以防不測。父名國治。字雙士。懷才不遇。卜宅于儀鳳門內。家頗小裕。聞洪軍已過安慶。六合高淳諸縣相繼陷。乃與善祥謀曰。汝母不幸病逝。汝弟九芝。僅十齡。余已桑榆之年。而忽遭此奇變。汝試思之。當從何地避兵乎。祥曰。兒聞敵已深入。陸帥退避雨花台。四圍盡是敵兵。更從何處逃出。雙士曰。如汝言。竟束手以待斃乎。祥泣曰。非兒不欲他徙。實此時萬不能動足也。
一日。祥晨起。忽見紗窗映入日光。如血之赤。急啓窗東望。見天半朱霞。層層堆起。其色殷紫。不覺大驚曰。此凶徵也。因素嫻占驗之術。取出金錢三枚。布成卦象。芳心稍慰。蓋天象雖凶。而卦中隱含生機。不獨文昌貴人。藉可化解。且有天喜紅鸞。當頭坐定。又不免懷疑不決。而沈思之際。忽雙士由外奔入。向女喘息搖首。氣幾不屬。祥知有變。急扶父坐椅中。徐徐摩其胸腹。

半响。雙士始出聲。揮淚謂祥曰。城將陷矣。陸帥兵潰雨花台。潛回督署。聞洪軍用地雷轟擊城垣。守陣之卒。變出頃刻。奈何奈何。祥曰。兒早知有此日矣。幸今晨所布卦爻。尚有生意。雙士歎曰。兒勿作此妄想。覆巢之下。豈有完卵乎。父女方持議間。聞門外有號泣聲。繼以磕撞聲。(未完)

筆劃

此君軒漫筆

天下貓兩耳。惟四川簡州貓耳四。蓋輪廓重疊。兩大兩小。合成四耳也。有明中葉。某太后性喜貓。蜀郡乃充土貢。至今京師多簡貓遺種。猶自雄捷異常。簡州之產貓。猶之西昌鴨。固始鵝。松潘沙狐。俱為地方奇累。每歲里下飲餞分購。龍泉巡司董其事。以應付上官求索。前歲余自營回成都。路出龍泉。得見所蓄若干種。儼如身臨上林園。象豹雕虎。一一在目。有所謂烏雲蓋雪。雪裏拖槍。鐵棒打櫻桃。金鎗雪裏埋。錦被蓋牙床。金猊貌。一銚墨。玳瑁斑。街蟬。豹首。皂轉。錫爪。玉頂之屬。毛色各異。而四耳則同。有兩貓特異。靜若木鷄。籠養亦獨優云。驛署後堂。又見龍臘一具。口而被體。頭角嶢嶢。云是野人掘地得之。微缺左角。徘徊瞻眺。恍值抱珠熟睡時也。

商餘漫錄

靜姑。徐姓。歙之蘇村人也。幼失怙恃。賴叔扶養。叔字泰生。以文學授生徒於鄉間。性穩樸。婦馮氏。亦賢淑。膝下尙虛。故愛

靜如己出。教靜讀。頗聰慧。年十四。諧競病矣。遭病病歿。叔再娶金姓再離婦王氏。王悍而蕩。夙與無賴某有染。時泰生設帳於他村。家中惟靜姑為王之目釘。王適時勸泰曰。當此米珠薪桂之時。家用宜從儉省。靜姑已長大。倘與人作養媳。亦可減一食指。泰初尚拒之。後王言之者屢。終惑而許之。適即字靜於同里李姓。過門為童養媳。李業農。翁姑均凶橫不禮。靜雖弱質。亦日必督同蠶種。識字耽吟之閒。一旦作農家婦。荷鋤挈耜。處其身於吠畝之中。殊不勝其苦。李之左鄰。有董全成者。家稱小康。設市商肆於武林。有子名輝庭。旅讀金陵。時值暑假居家。偶見靜姑。雖荆布之飾。有絕世之姿。既驚其艷。復憐其遇。得間輸其情款。靜視輝庭。翩翩一冠玉少年。較己未婚夫之稚魯無文。有蓋壤之差。一寸芳心。不覺為之傾倒。久之兩人遂越禮防。結露水緣。後輝庭竟商勸靜姑。同逃金陵。靜誤於情。亦不再計。允伴私奔。而輝庭實早在金陵。與林姓女郎。自由訂婚。靜不知也。兩人既抵甯。寓某旅社。無何。為林姓探悉。與問罪師。輝庭窘極無計。竟棄靜而逃。靜獨居旅館。待輝庭不歸。猶不虞有他。越日得輝庭書云。忽有要公往他省。再來金陵之期。尚未能定。今已攜爾脫離苦海。我責已卸。爾可自圖生活云云。靜讀之。初驚駭而後痛哭。自付幼失怙恃。稍長及死。賈婦而為農家婦。命苦如此。尚不能自安。為匪人所誘。獲斯結果。今則伶仃一身。羈留異地。久居固非計。再歸故里。亦復何顏。萬不得已。裂衣襟。嚙指血。縷述其所遭。即於是晚自縊於旅社中。

詩話

青物詩話

余向論詩之新矣。一學徒請其詳。余曰。其例難以悉數。試即家絃而戶誦者。略舉數條焉。漢樂府詩。少壯不努力。老大徒悲傷。言當及時策勵也。魏武帝詩。老驥伏櫪。志在千里。烈士暮年。壯心不已。言雖過時猶當策勵也。是梁武帝詩。女兒年已十五。六。窈窕無雙顏如玉。三春已暮花從風。空留可憐誰與同。言無人見憐。不早嫁也。捉搦歌。黃桑柘展蒲子履。中央有絲兩頭繫。小時憐母大憐婿。何不早嫁論家計。此又言其親之論家計。不早嫁也。是唐張潮詩。芙蓉葉爛別西灣。蓮子花開猶未還。妾夢不離江上水。人傳郎在鳳凰山。言其所在無定。可悲也。陳陶詩。誓掃匈奴不顧身。五千貂錦喪胡塵。可憐無定河邊骨。猶是春閨夢裏人。言其所在有定。愈可悲也。是崔魯詩。草遮迴磴絕鳴鑾。雲樹深深碧殿寒。明月自來還自去。更無人倚玉闌干。烘托在先。正意在後也。章莊詩。江雨霏霏江草齊。六朝如夢鳥空啼。無情最是臺城柳。依舊煙籠十里隄。正意在先。烘托在後也。蓋同